

论体育中主体的超越性

翁中清

(广东教育学院 体育系,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 要:人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彰显了人作为文化存在的要求。如果一旦主体失去了参予实践的文化驱力,体育就成为违背人性(自我完善)的了。塑造人(个体)的人文精神要求体育文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育作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类样本而存在的个体的人。人的超越性本质的要求在体育中个体作为创造者、接受者和产物是“三位一体”的。

关 键 词:文化存在;主体超越;“三位一体”;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5-0018-04

On the self exceeding of the subject in sport

WENG Zhong-q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 China)

Abstract: The status of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 in sport clearly indicates the requirement of human beings as a cultural existence. Once the subject loses its cultural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practice, sport will go against the human nature (self-perfection). As required by building humanistic spirit of a person (an individual),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ve in sports culture is to cultivate individual persons existing as the unique and unrepeatable human species. The essence of self-exceeding of human being requires that individuals in sport be the “triple combination” of the creator, acceptor and product.

Key words: cultural existence; self-exceeding of the subject; “triple combination”; humanism

在人的活动中有一个持续要求不断超出已经实现的结果的张力,也就是一个超越、向前的冲动,一个指向最高水平的意志^[1]。人作为一个文化存在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决定了人在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少的、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自己的任务教给人自己。他只有通过文化活动来充分实现自身的存在。

我们不能像动物那样,生活完全由自然属性驱动,我们必然要自己全神贯注地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人存在的价值。就体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人本身。

1 人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的彰显——文化的要求

人类的行为具有3种驱力,首先是作为自然存在的驱力,如嬉戏和生殖;其次是作为社会存在的驱力,如被迫参与军事训练;第三就是作为文化存在的驱力,体育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近代意义的体育就是通过作用于人自身自然并导致其积极性变化的有目的性的身体活动,以及建立在这些身体活动基础上的其他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来塑造人。

人类学家泰勒^[2]从人类学角度对于文化一词进行了界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表示风俗、技术和价值观的总体,它

将社会群体——部落、人群、民族区分开来:“它是某个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意大利的巴蒂斯塔·莫迪恩^[1]进一步提出:文化标志着一种维度,标志着人内在的一种性质。人的存在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人的一种维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的内在性质。

康德^[3]从人的类本质揭示人的行为,他指出:“在其它一切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自己的规定性,但是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以这样。所以,人类必须通过许多世代的无穷尽的进步才能努力去追求他的规定性。”人与动物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的自由存在。人在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上具有高于动物的“技术性素质”。正如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经验中可以看到的,人类特性是这样: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的整体)被集体地看待,是那些个人相互继承和共存的一个群体,这个人不能脱离共同的和平共处,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处在经常的相互对抗之中。贝克把康德^[3]的回答概括为一句话:“人是创造者”,这有一定的道理。人自己创造自己,人就是人的历史。利用文化来实现人类个体发展的规定性就可以追求人的类本质意义上的规定性,这使个体必须从类中不断地学习文化,以便创造文化,实现自

己的存在。在竞技运动范畴里,集体对抗项群的项目(篮球、足球和冰球等)就被学者们赋予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含义,称其可以有助于个体相互的继承和共存。

源于轴心时代的文化差异,造成了中国与希腊对于个体自身自然认识的差异,促成了中国人对于自身自然发展的养生与导引形成与发展,从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近似玄学色彩的促进自身自然发展的方法体系,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势必给我们的个体的生物学性状的进化产生文化选择层面的影响。

在塑造个体(主观意义)和作为社会(客观意义)的精神形式这两个公认的主要意义上,文化都以个人全面、充分的自我实现为目的。文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育作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类样本而存在的个体的人,体育尤为如此。

1.1 主体性——个体体育实践本身的要求

人类的直立行走对人类的体质与身体运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类的形态结构发生的变化为进行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提供了生物学基础。它给人类带来了无法克服的而且与生俱来的疾病隐患,导致了人类产生体育的需求,导致了体育的生活化^[4]。

我们必须顺着体育产生的文化源泉——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个线索,寻求体育在人的自身自然层面存在的意义。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低下,普遍存在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的四大思想范式思想家: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与佛陀是最具根源性的哲学家,无不是身体健硕的人。后人在大师们哲学思想中尝试着共同前进,大师也就是在行进中意志可以望见的带路人。那些我们所研究的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我们带入他们的轨道^[5]。在古希腊神话时期,对于自然的敬畏就逐渐地与祭祀奥林波斯众神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原始的奥林匹克竞技,虽然应该被界定在祭祀文化层面,但是它具有促进个体自身自然发展的积极意义。希腊人信奉世俗的宗教,他们的神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欲望,这样的宗教不至于把人带到彼岸而忘却现实人生的欢乐。在古希腊雅典时期,在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里,人们敢于自我肯定,并对于个人的目标进行执着的追求,可谓人类早期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代表。斯多葛派关于人的观念使人既深深地感到他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又深深地感到他在道德上独立于自然。在他们看来,维护人的绝对的独立性,堪称人的最基本的美德。古希腊的审美观是在思辨哲学基础上发展来的,他们对于自然秩序以及宇宙秩序的尊重,使得他们的眼光自然落在具体的自然物——人体之上,结果使人们把对于健美人体的眷爱,成为古希腊人一种审美,随着进入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希腊人提出和谐发展的理念当然成为人类文化的璀璨的部分。

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古希腊推崇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价值再次被认识,再次被唤醒,促进了现代近代意义上的体育的产生。近代体育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培养具有自由的精神的人的手段,体育的目的就是塑造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热爱,终极目标就是建构受教育者的

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对于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体育本身就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发展起来的。体育是对于自身自然的一种认识,也是对于自我价值及自身自然利益的一种关爱。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的项目、形式、风格、性质的变化都受上层建筑和文化、历史传统等等的影晌。

体育以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为终极目标,在促进自身自然发展的活动(体育)中,一旦失去活动的终极目标的载体——我,体育也就不再存在,就好像作为训练杀人机器手段的训练与提高体能(军事的训练)不能称之为教育一样,对体育文化的哲学要求使得它不能与人类的生存的生命意义相背离。

1.2 主体自我关怀——体育中主体价值的要求

在体育实践中,我们经常面对“要我练”与“我要练”等问题,在主体没有兴趣的条件下的身体负荷很难给我们个体的自身自然带来积极的影响。体育是依靠个体的自我意识来实现的行为。

卢梭^[6]认为,人和动物的差别就是他能“以自由主动这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的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它有生命存在物之上。教育,为要人得自由,自由,就是精神上、身体上能自我支配。人爱支配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东西,但又爱支配别人的行动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两者都来自“人爱支配事物”的欲望^[7]。

“人类的生命深处永远有互相冲突的因素,所以命运难测。可是人类又不甘心于此,因为生命的伸出所激荡着的恰恰是生命本真自然的潜流,故人类永远想以生命为代价以解开命运的面纱^[8]。提高生命的质量与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是个体的生存需要。在体育实践中,如果一旦主体失去了参与实践的文化驱力,体育就成为违背人性(自我完善)的了。

2 体育是人的超越性本质的要求

现代体育引入我国已经多年,如何实现这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一直受到争论。经过漫长道路后,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足迹,也许会难以断定究竟是否达到了目的。中央集权制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在考虑问题时,习惯自上而下,极少将作为受体的“个体、我”纳入视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过程中,“我”的感受和客观性是可以忽略的。然而人作为文化存在的本质是可以忽略的吗?

2.1 体育是塑造人(个体)人文主义精神的要求

卡西尔指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但是对人来说,这种中介并不只是意味一种外部规定力量。人,像动物一样,服从着社会的各种法则,但是除此之外,他还能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这种能动性还几乎觉察不到,它好像还处在较低水平。但是人类越发展,这种特征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重要。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几乎可以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形式中看到。一个有机体在它的生命中可以活动的每一点完善,都只限于它自己

的存在范围,对种属的生命不发生影响。这个普遍的生物学规律甚至对于人也不例外。但是,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巩固和传播它的成果。人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种不朽性,由此他们得以在人的个体短暂的生存结束后依然存在^[9]。

作为人文主义核心部分的人文观是推崇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思想体系。人文观是体育自诞生之日起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正是体育人文观与人的终极目标的吻合。体育才能以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为终极目标,体育归根结底都是为人的自我完善与和谐发展服务的^[10]。完善和发展我们的体育的出路应该是塑造个体在自身自然层面的自我超越精神,也就是说,实现自身自然超越是人的超越性的要求。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自身自然掌握的材料,尤其是通过体育手段促进自身自然发展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事实的丰富并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条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迷宫的线索,我们也不可能对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的身体状况提出真知灼见,我们的体育仍然会在一大堆所谓“对症下药”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从实践意义上讲,体育是个体针对自身自然的“技术方法”,它的主体是个体本身,它的客体也包括个体本身,个体在体育中的这个双重角色,使得个体具有决定性话语权。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从文化意义上讲,个体——这个主体如何实现在自身自然层面的自我超越。

在促进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在塑造个体(主观意义)和作为社会(客观意义)的精神形式这两个公认的主要意义上,文化都以个人全面、充分的自我实现为目的。文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育作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类样本而存在的个体的人。在人文观的指导下,实现作为文化存在的自我超越就是实现人的存在的绝对意义。

2.2 体育是人的超越性本质的要求

人类作为一种具有理性的动物,可以把自己作为思考的对象,作为活动的对象进行更重要非本能与非社会性的文化活动。这样人不但可以从事自身的生产——生殖,它还可以利用文化进行自身自然的生产——促进自身自然发展的活动。在具有促进自身自然发展效应的活动中,体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亚结构。

梁漱溟^[11]指出: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对于个体自身自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促进作用的体育,卢元镇^[12]提出:体育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在人用来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具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于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最终的目的^[3]。

体育是一种文化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生物决定性使得个体的自然不得不遵循自然规律(生物学意义的存在是脆弱的、偶然的和必死的),但是文化的力量使得个体可以运用文化的手段,使得自身自然成为一个文化产物(无限超越的)这两种因素趋于不同的

方向,遵循不同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

人类的天职在整体上就是永不中止的进步^[13]。卡西尔^[9]指出: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表述人的一种能力,运用这个能力可以使人在思想、意志以及他所实现的所有方面超出自身。它是个体在实现社会生活世俗化后,使自己的自由存在和命运的主宰者成为可能之后,持有积极人生路向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敬畏和顺服自然(包括自身自然)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主题。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是人不可能摆脱的,人的全部活动以及人关于自己命运的思考都必须在这高度局限的框架之下思考(自身自然的存在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在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中,人还只是非常有限的存在,而不是如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有着非常张扬、否定一切自然作为的精神意志^[14]。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个体固然在不断地寻求与自身自然修好的途径,但是他们不放弃与自身自然的抗争来赢得人的尊严。

体育中主体的超越性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在自身自然层面上的不断的超越,作为文化主体的自我在体育文化中,表现出人性的无限超越性以及文化无限向前性。

3 体育中主体超越性的三位一体

林顿把文化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一般”,另一类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是所掌握的行动和行动诸结果的综合体,它的构成要素被某一社会的成员所分享和传播。“文化一般”是指所有的社会集团具有的生活方式。他还认为: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是由多种多样的行动和行动的诸结果构成的,构成文化的两者不是相互孤立的、相互分离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15]。个体可以利用一定的文化,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善和完善自身自然,这样个体的自身自然就成为个体创造的文化产物。“东亚病夫”这个极具羞辱性的称呼是民族体格侮辱更是对于民族文化的侮辱。

显然人类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体育中的自我超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人类活动,通过它个体不断超越(他所达到的、他期盼的和他所有的)。这种自我超越是所有生命和进化的最非凡的、最重要的事实,体育是促进自身自然发展和完善的文化,可以说体育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

人类作为文化的主体,在创造出自身自然的文化之后,会对自己的这个成果进行思考,寻求这个客观成果需要被超越的地方,这样人类的精神就与自己创造的物质文化不断的相互促进,就实现了人类自身自然的无限超越,这个超越可以是个体的超越,也可以是类的超越,这两种超越的结合就造就了这个文化无限超越发展。

个体要想实现主体对于自身自然存在的关爱,实现主体对于自身自然的超越,就必须做到理性(客观)和感性(主观)的对立统一。

尼采、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以及大多数现代哲学家不再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把人看作自己的作品。人是自己的创造者,文化对于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东 西,一种消遣,它构成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人在理性、自由、语言等基础上对自己与其它的生命形式进行区分;今天,人们认识到还有一个文化的维度对于人是极其重要的。这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以及竞技运动的教育成分具有逻辑起点意义,这三者的存在的意义是人赋予的,人是这三者存在的绝对价值的尺度,而不是场馆建设的气势恢宏是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人存在质量的尺度。一切文化财产一旦离开了人这个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体育场馆类的更不例外。

个体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空间外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个体的存在是实体性的又是精神性的。个体性状的差异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概念性的,性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世界不具有自体性的真实性,但也绝不是假象,时间和空间是直观当中我们所有感观经验的客观现实性。

对于个体存在的哲学思考具有古老而不确定的自明性,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的思想是认识的充足源泉,这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思想到底是什么?它的最终的根据在哪里?概念来自何方?这些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在提出主体的超越性(这一体育人文观)后,我们要确定的第一件事是它的逻辑力的有效范围有多大;第二件事是我们必须具有寻找认识的确定性的强烈愿望。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其主体性是当然存在的。这一想法的原因是不能设想这一无条件、必然存在着的主体性的反面情况,即根本不存在主体。这一反面情况的不可能性仅仅是我们认识主体性的根据,而不是他的存在本身的根据。他存在着,这就够了,这就是关于体育的所有言论和理解的根据。

体育文化本身是什么,这个文化对个人、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等等问题有待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教育学含义的文化,指人的教育、塑造和培养,这正是希腊语“paideia”一词所包含的意思,它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人(包括儿童、青年、成年人)通过这个过程达到完全的成熟和实现自己的人格^[1]。可见,首先个体是体育文化的创造者。在体育活动中,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者,可以感受(体验)到自己作为客体而参予到活动中。可见,其次个体是文化的接受者。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的面貌也就如何。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尽管在不同的活动中具体的目标、具体的结果、具体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是都必然趋向于一个共同的总的目标、总的结果、总的过程——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了“文化的人”^[5]。体育的目标之一就是个体自身自然的积极变化,这个经过积极变化的存在就是产物,可见,第三方面就是个体是体育这个文化的产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体育是人存在的需要和人性的需要。在体育中,个体作为创造者、接受者和产物是“三位一体”的。

成的将来。“我”在自身自然面前确立起人的权威之前,还卷缩受自然制约,不能够大胆地从自然面前宣布自己对于生命的主导权,就只有承受自然对于生命的压迫,现代社会生产劳动中体力劳动比重整体下降,导致了因劳动而产生的生物适应性(身体某些性状的发展)的减少,从而引起的生理机能的下降,利用文化的手段对于自身自然的创造应该成为现代人创造的一个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具有绝对意义的——个体生存的自我关怀。

体育是人基于人的文化属性对于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以及对于宇宙秩序之自然本性的抗拒。人作为一种体育文化的存在,首先一方面人是体育文化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体育文化最重要的接受者和最伟大的产物,是“三位一体”的。

参考文献:

- [1] 巴蒂斯塔·莫迪恩. 哲学人类学[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56.
- [2] 泰 勒. 文化人类学的要素(意大利文译本)[M]/II Mulino,波洛尼亚,1972:27.
- [3]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 实用人类学[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11-16.
- [4] 胡小明,陈 华. 体育人类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5.
- [5] 亚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 [6] 卢 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2.
- [7] 纳坦·塔科夫. 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9.
- [8] 周春生. 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
- [9]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07.
- [10] 翁中清. 从体育生物观到体育人文观的理性回归[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1):92-96.
- [11] 梁漱溟.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
- [12] 卢元镇. 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
- [13] 康 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9.
- [14] 石敏敏. 希腊人文主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2-55.
- [15]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6.

不把生命只看成“活着”事件,而把生命看成一种有待完